

# 清華簡〈尹至〉類書手作品歸屬 及其書手與底本用字特色

賴怡璇\*

## 摘要

自《清華壹》公布之後，學者對於清華簡書手書寫的篇章便有許多討論，其中〈尹至〉與〈尹誥〉為同一書手是沒有疑問的，而後清華簡各冊陸續出版，學者認為有多篇竹簡與〈尹至〉篇是同一書手，我們通過字形結構的比較，認為至今應是 12 篇清華簡為〈尹至〉書手所寫。這 12 篇竹簡中，保留了書手的字形特徵，例如「越」字的「戍」旁所从的「戈」皆訛作「弋」，以及底本的特殊用字習慣，此用字習慣可能是受到國別影響，例如以「力」表示{陟}、「白」表示地名{亳}、「夜」表示{舉}，或是特殊的通假字，以「竺」表示{築}、「需」表示{孺}。

古書類竹簡傳抄過程中，書手以及底本皆會影響文字形體與字詞關係，透過抄寫 12 篇竹簡的〈尹至〉書手，我們可以從中窺探書手與底本對於竹簡文字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尹至〉類書手、用字習慣、楚簡底本

---

\* 賴怡璇現職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 一、前言

楚地出土的戰國簡帛數量龐大、內容豐富，既有當時的實用文書檔案記錄，又有可與傳世文獻對讀的典籍古書，楚地出土的戰國簡帛資料在文獻性質、時空來源等方面存在內部差異，不同材料反映的用字習慣互有異同，是近年來學界研究出土文獻的焦點之一，例如陳斯鵬師《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sup>1</sup>禰健聰師《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sup>2</sup>等論著，皆系統地討論楚地出土戰國簡帛所反映的用字習慣特點。還有一些學者對楚地出土戰國簡帛用字習慣的內部差異進行專門的討論，例如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sup>3</sup>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sup>4</sup>王永昌《清華簡文字與晉系文字對比研究》<sup>5</sup>等論著從地域差異、文獻來源等角度研究出土文獻的用字差異問題。

本文「清華簡〈尹至〉類書手」是指目前（2022年8月）公布的十一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以下簡稱清華簡），經由多位學者的研究，認為其中12-14篇竹簡為同一書手所寫，以此書手首次出現於清華簡的篇目為代表，命名為「〈尹至〉類書手」。學者研究〈尹至〉類書手書寫的篇章數，主要依據書手個人的書寫習慣以及字形特構特徵來辨明，目前對於竹簡字跡的考釋已有豐富的論著，例如李松儒的《郭店楚墓竹簡字跡研究》、《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論著。<sup>6</sup>通過書手的書寫結構與字形特徵，辨析一篇簡文是否為多位書手所寫、或者一位書手書寫幾篇竹簡，透過對書手的了解可以進一步處理竹簡的成篇以及編聯問題，因此確定〈尹至〉類書手的書寫篇章，是討論用字習慣的首要環節。

<sup>1</sup>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sup>2</sup>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sup>3</sup>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sup>4</sup>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8年），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

<sup>5</sup> 王永昌：《清華簡文字與晉系文字對比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18年）。

<sup>6</sup> 李松儒：《郭店楚墓竹簡字跡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後正式出版：《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尹至〉類書手是目前少見書寫十篇以上的楚簡書手，對於此書手的作品歸屬、書手的字形特構特徵、底本的用字習慣，皆有再深入討論的空間，以〈尹至〉類書手為基礎，希望可以進一步了解書手在古書傳抄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探討其抄寫的底本特殊用字習慣。

## 二、〈尹至〉類書手作品歸屬再討論

賈連翔認為《清華壹》的九篇簡文共有七種字跡，〈尹至〉與〈尹誥〉為一種，〈耆夜〉與〈金滕〉為一種，其餘五篇各為一種。<sup>7</sup>李守奎認為〈祭公〉的字跡與〈耆夜〉等篇相近，但比較鬆散，另通過「隹」字字形的分類，認為〈尹至〉、〈尹誥〉、〈耆夜〉與〈金滕〉的字跡相同。<sup>8</sup>羅運環將〈尹至〉、〈尹誥〉、〈耆夜〉、〈金滕〉、〈說命〉（上、中、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與〈赤鵠之集湯之屋〉十篇分為同一書手，命名為「尹至體」。<sup>9</sup>李松儒則認為尹至體為十二篇，較羅文的分類多出了〈祭公〉與〈殷高宗問於三壽〉兩篇，命名為「〈尹至〉類抄手」。<sup>10</sup>另認為〈攝命〉與〈厚父〉是同一書手所寫。<sup>11</sup>賈連翔將〈祭公〉與〈厚父〉視為同一書手，原認為此字跡與〈尹至〉類篇章相似，但字體較為纖細，兩者可能具有師承關係，<sup>12</sup>而後贊成李松儒之說：〈祭公〉與〈殷高宗問於三壽〉應置於〈尹至〉類抄手之中，

<sup>7</sup> 賈連翔：〈清華簡九篇書法現象研究〉，《書法叢刊》2011年第4期，後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編：《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59-65。本文以《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所收文章為依據。

<sup>8</sup> 李守奎：〈清華簡的形制與字跡〉，發表於法蘭西學院主辦：歐洲中國出土寫本研討會（巴黎：法蘭西學院，2012年7月3日-6日）。李守奎：〈清華簡的形制與內容〉，《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21-22。本文以《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所收文章為依據。

<sup>9</sup> 羅運環：〈清華簡〈壹—參〉字體分類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13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62-76。

<sup>10</sup> 李松儒：〈清華簡書法風格淺析〉，《出土文獻研究》第13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27-33。李松儒：〈再論〈祭公〉與〈尹至〉等篇的字迹〉，發表於復旦大學主辦：「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年12月12日-13日），頁178-186。後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252-260。

<sup>11</sup> 李松儒：〈新出兩冊清華簡的書寫與書風〉，《中國書法報》第006版，2020年8月4日。

<sup>12</sup> 賈連翔：《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為中心》（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67-169。

又另將〈厚父〉、〈攝命〉與〈祭公〉連繫，認為此二篇也應歸入此類字跡中，並指出筆劃特徵的區別並不是源於書手的不同，而是同一書手在不同時間書寫的反映，指出〈尹至〉類字跡目前可見 14 篇。<sup>13</sup>

筆者以為〈厚父〉與〈攝命〉兩篇是否應置於〈尹至〉類書手中仍有疑問。賈連翔將〈厚父〉、〈攝命〉與〈祭公〉不同的字形皆解釋為「異體字」，文中舉「若」、「夕」、「命」、「是」、「龔」、「又」、「事」、「教」、「於」、「則」、「其」、「甚」、「廼」、「虎」、「既」、「今」、「夏」、「才」、「邦」、「多」、「卣」、「克」、「身」、「服」、「欽」、「顯」、「敬」、「鬼」、「庶」、「緯」、「能」、「辟」、「心」、「念」、「永」、「羨」、「蠶」、「民」、「弋」、「畢」、「滕」、「劫」、「且」和「庚」為例，認為這些文字的字形差異是「底本」的不同所導致的。賈連翔的底本說雖然是可能的，但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發現〈厚父〉、〈攝命〉與〈祭公〉在字形結構上的差異性，筆者以為導致這些形體結構的差異，較似不同書手的個別書寫差異而非底本的原因，例如表 1：

表 1

	攝命	厚父	〈尹至〉類書手
市		𠄎 (5)	𠄎 (〈琴舞〉簡 2) 𠄎 (〈琴舞〉簡 2) 𠄎 (〈琴舞〉簡 16) 𠄎 (〈琴舞〉簡 16)
帝		𠄎 (2) 𠄎 (3) 𠄎 (5) 𠄎 (7)	𠄎 (〈赤鵠〉簡 7) 𠄎 (〈赤鵠〉簡 8) 𠄎 (〈赤鵠〉簡 11) 𠄎 (〈說命上〉簡 3) 𠄎 (〈說命中〉簡 1)
若	𠄎 (2) 𠄎 (12) 𠄎 (20) 𠄎 (26)	𠄎 (1) 𠄎 (3) 𠄎 (6) 𠄎 (8) 𠄎 (12) 「匿」：𠄎 (5)	𠄎 (〈祭公〉簡 1) 𠄎 (〈三壽〉簡 9) 𠄎 (〈三壽〉簡 28) 𠄎 (〈三壽〉簡 27) 𠄎 (〈說命中〉簡 2) 𠄎 (〈說命中〉簡 4) 𠄎 (〈說命中〉簡 4) 𠄎 (〈說命中〉簡 5) 𠄎 (〈說命下〉簡 7) 𠄎 (〈說命下〉簡 7) 𠄎 (〈說命下〉簡 7) 𠄎 (〈金滕〉簡 4) 𠄎 (〈金滕〉簡 4) 𠄎 (〈祭公〉簡 1) 𠄎 (〈祭公〉簡 5)

<sup>13</sup> 賈連翔：〈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出土「書」類文獻研究高端學術論壇論文集》（重慶：西南大學，2021年3月27日），頁86-98，後收於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3輯（成都：巴蜀書社，2021年），頁79-100。

	攝命	厚父	〈尹至〉類書手
𦉳	𦉳 (12) 𦉳 (14)		𦉳 (〈祭公〉簡 13) 𦉳 (〈說命下〉簡 3) 𦉳 (〈芮良〉簡 18)
余	余 (21) 余 (23)	余 (11)	余 (〈說命下〉簡 7) 余 (〈祭公〉簡 2) 余 (〈金縢〉簡 11) 余 (〈三壽〉簡 14)

表 1 是〈厚父〉與〈攝命〉的字形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尹至〉類書手篇章，表中可見文字在「字形結構」上的差異性，上表字形皆是楚簡的常見形體，造成字體結構差異性的原因應與書手個人書寫特色相關，非底本的差異：

- 1、「若」字，〈攝命〉的這種「若」字形體另見清華簡的〈湯在啻門〉簡 12「𦉳」、〈湯處於湯丘〉簡 17「𦉳」、〈鄭文公問太伯甲〉簡 2「𦉳」、〈子儀〉簡 20「𦉳」、〈管仲〉簡 7「𦉳」、〈子犯子餘〉簡 7「𦉳」、〈越公其事〉簡 64「𦉳」、〈禱辭〉簡 12「𦉳」、〈命二〉簡 2「𦉳」（「匿」字）、〈五紀〉簡 9「𦉳」（「匿」字）等篇章，以及郭店、上博、安大簡皆可見，此種形體的「若」字在上述各篇中頗為固定，屬戰國時期常見的「若」形，此種「若」形不受底本的影響，然而此類字形卻未見〈尹至〉類書手的 12 篇楚簡中，〈尹至〉類書手的「若」字無一例外下方皆从「卩」旁，可見書手對於「若」字有自己的固定書寫模式。
- 2、「𦉳」字，从永羊聲，〈攝命〉的「𦉳」字所从永旁為楚簡典型字形，而〈尹至〉類書手的「𦉳」字所从「永」形則為訛變形體。楚簡的「𦉳」字下方部件會訛寫成三個人形部件：「𦉳」（包山簡 177），〈尹至〉類書手的「𦉳」訛作三曲筆中間加上圓點，應是從从人形部件的「𦉳」字再進一步訛變而來的，〈尹至〉類書手的「𦉳」共三形，分屬三篇簡文，字形頗為固定，應為此書手的書寫特徵，但〈攝命〉的「𦉳」字未作此形。
- 3、「余」字，〈厚父〉與〈攝命〉兩篇的字形與〈尹至〉類書手字形僅差最末的撇筆，這個撇筆雖為贅筆，但〈攝命〉出現 26 例（字例甚多，表 1 僅舉 2 例為代表）、〈厚父〉出現 2 例，皆未見此贅筆，而〈尹至〉類書手的篇章無一例外皆有此贅筆。除此之外，「余」與「余」二字於書寫筆法上亦有不同，前者「余」的形體，上方為橫筆，而〈尹至〉類書手的「余」則為一筆或兩筆（余）的曲筆，這兩種字體結構的差異性，應是不同書手的書寫習慣導致的。



















表 1 中〈厚父〉的「帀」與「帝」字形見於三晉底本的〈良臣〉與〈子產〉，「帀」字如「𠄎」（〈良臣〉 1）、「𠄎」（〈子產〉 4）（「帝」字已見表 1，此不贅舉），趙平安指出〈厚父〉書手的特殊性，認為現在看到的本子是在晉系文本基礎上用楚文字轉抄而來的，抄寫者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和很強的自主性，很可能是主人自抄的作品。<sup>14</sup>由此可知〈厚父〉的字形受到書手的影響頗大，其字形非典型楚文字，簡文具有多種不同國別的字體，若以趙平安說法為基礎的話，很難想像其餘十多篇章亦為〈厚父〉書手所寫（甚至可能是墓主自抄）。

賈連翔所舉的〈厚父〉、〈攝命〉與〈祭公〉相同的字形，共 40 例，但很多字形在楚簡中頗為固定，例如「天」、「王」、「中」、「莫」、「尚」、「言」、「寺」、「敗」、「相」、「曰」、「于」、「文」、「大」、「亦」、「惠」、「不」、「女」、「母」、「子」、「以」等等，即使是不同書手，這些文字的差異性也不會太大，例如：

表 2

天	包山簡：𠄎（簡 243） 上博簡：𠄎（〈天子建州甲〉簡 1） 清華簡（〈尹至〉書手）：𠄎（〈祭公〉簡 10）𠄎（〈說命上〉簡 4）𠄎（〈芮良〉簡 21） 清華簡（〈厚父〉、〈攝命〉）：𠄎（〈厚父〉簡 8）
王	包山簡：𠄎（簡 173） 葛陵簡：𠄎（甲三 204） 清華簡（〈尹至〉書手）：𠄎（〈耆夜〉簡 4）𠄎（〈金滕〉簡 14）𠄎（〈祭公〉簡 4） 清華簡（〈厚父〉、〈攝命〉）：𠄎（〈厚父〉簡 4）𠄎（〈攝命〉簡 24） 𠄎（〈攝命〉簡 15）
不	包山簡：𠄎（簡 113）𠄎（簡 38） 上博簡：𠄎（〈內豐〉簡 3） 清華簡（〈尹至〉書手）：𠄎（〈尹至〉簡 3）𠄎（〈尹誥〉簡 2）𠄎（〈金滕〉簡 3） 清華簡（〈厚父〉、〈攝命〉）：𠄎（〈厚父〉簡 11）𠄎（〈厚父〉簡 3） 𠄎（〈攝命〉簡 22）
母	包山簡：𠄎（簡 214） 上博簡：𠄎（〈彭祖〉簡 8）𠄎（〈曹沫之陣〉簡 52）

<sup>14</sup> 趙平安：〈談談戰國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以清華簡《厚父》為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03-309。

	清華簡〈〈尹至〉書手〉：  (〈金滕〉簡3)  (〈琴舞〉簡2)  (〈祭公〉簡20) 清華簡〈〈厚父〉、〈攝命〉〉：  (〈厚父〉簡13)  (〈攝命〉簡16)  (〈攝命〉簡24)
子	包山簡：  (簡137) 上博簡：  (〈競公瘡〉3) 清華簡〈〈尹至〉書手〉：  (〈繫年〉簡54)  (〈湯丘〉簡6)  (〈金滕〉簡7) 清華簡〈〈厚父〉、〈攝命〉〉：  (〈厚父〉簡9)
以	包山簡：  (23) 安大簡：  (簡92)  (簡99) 清華簡〈〈尹至〉書手〉：  (〈耆夜〉簡11)  (〈金滕〉簡8)  (〈祭公〉簡19) 清華簡〈〈厚父〉、〈攝命〉〉：  (〈厚父〉簡4)  (〈厚父〉簡11)  (〈攝命〉簡16)

賈文所舉的字形多為楚簡的常見字，字例甚多無法全部列舉，由上表可以看出不同出土的字形皆相近，這些字例恐難以作為分辨是否為同一書手的證據。

〈厚父〉、〈攝命〉兩篇與〈尹至〉類書手是有顯著差異的，除了前兩篇的筆畫較為纖細之外，在字形結構上仍有差異，賈連翔將此種字形的差異歸入「底本」的影響，但〈厚父〉、〈攝命〉大部份與〈尹至〉類書手相異的字形，仍為常見的楚文字，可以看出書手對於這個字形有自己的習慣書寫模式，因此筆者認為這些差異即是書手本身的個人書手習慣，並且可以以此種書寫習慣來判斷〈厚父〉、〈攝命〉是否該置於〈尹至〉類書手中。

總的來看，目前沒有較直接的證據證明〈厚父〉、〈攝命〉與「〈尹至〉類書手作品」是同一位書手所寫，或是兩位書手具有師承關係，且以表1字形的書寫差異性來看，筆者認為〈尹至〉類書手應是〈尹至〉、〈尹誥〉、〈耆夜〉、〈金滕〉、〈說命〉(上、中、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赤鵠之集湯之屋〉、〈殷高宗問於三壽〉與〈祭公〉，共12篇。

### 三、清華簡〈尹至〉書手所見的書手與底本用字特徵

#### (一) 書手字形結構的統一性

書手在文獻流傳的過程中，在書寫的過程會有書手個人的字體特色，此字體特色除了字形之外，文字的结构亦會有個人色彩，馮勝君指出古人在抄書的

時候，一般不會刻意保留底本中與抄手自身時代和地域不相符的文字形體和用字習慣，像《上博一·緇衣》篇那樣較為忠實地複製底本的現象，畢竟較為罕見，<sup>15</sup>賈連翔判定《清華拾·四告》有六種字跡、四位書手，其中便是以字形結構做為分析依據，例如「命」字，書手甲作「𠄎」，書手丁作「𠄎」，<sup>16</sup>前者从口，後者的字形結構則將「口」省成二筆橫畫。在文獻流傳的過程中，書手對於書法形體以及字形結構上面，會保留個人的風格，此風格在〈尹至〉類書手目前所見的 12 篇楚簡中亦可見統一性。

1、在訛字方面，如：

(1) 畢

〈尹至〉類書手常見將「畢」形寫作「異」形：

𠄎 (〈耆夜〉簡 1)      𠄎 (〈耆夜〉簡 3)  
𠄎 (〈耆夜〉簡 6)      𠄎 (〈祭公〉簡 9)

蘇建洲師已指出詞例應為「秦畢公」，但四字形體皆从「異」，<sup>17</sup>此訛字為書手的書寫習慣。

(2) 越

「越」字，从走戍聲，楚簡以戍聲字和「𠄎」字表示 {越}，前者如《清華貳·繫年》簡 111「戍(越)人」，後者如《清華柒·越公其事》簡 75「𠄎(越)公」。

〈尹至〉類書手目前所見的 12 篇楚簡中，見三例「越」字作：

「𠄎」(〈尹至〉簡 1)、「𠄎」(〈說命中〉簡 4)、「𠄎」(〈說命下〉簡 3)

「戍」旁所从的「戈」皆訛作「弋」，張峰整理楚文字的「弋」字有三種字形：一種是所从的豎筆上什麼筆畫都沒有(𠄎，《郭店·魯穆公問子思》簡 2)；

<sup>15</sup> 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 58。

<sup>16</sup> 賈連翔：〈清華簡《四告》的形制及其成書問題探研〉，發表於中國美術學院主辦：「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西湖論壇(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21年2月29-30日)，頁 90-106。

<sup>17</sup> 蘇建洲：〈關於《繫年》第四章的「秦異公」〉，「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5256>，發表日期：2011年12月4日；瀏覽日期：2011年12月20日。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2013年)，頁 748-749。



一種是下面有一點（𠄎，〈上博二·從政甲〉簡1）；最後一種是這個點伸長變成一橫畫（𠄎，〈上博一·緇衣〉簡3）。<sup>18</sup>〈尹至〉類書手的「越」字所从的「戈」即是訛作張峰整理的第三種「弋」形。

楚文字中合體字的「戈」訛作「弋」並不罕見，但此種形體的「越」字僅見〈尹至〉類書手，同時也是此書手書寫「越」字的固定字形。

## 2、異體字方面，如：

### (1) 复

「复」為〈尹至〉類書手的特色字形，楚簡的「乍」形為「𠄎」（〈上博六·用曰〉簡5），上方部件形似楚簡的「上」形，包山簡出現幾例變體「𠄎」（復，簡212）、「𠄎」（復，簡220），〈上博七·凡物流形〉的「复」字上方偏旁類似楚簡的「甲」形，作「𠄎」（〈凡物流形乙〉簡19）。

〈尹至〉類書手「乍」字形體十分固定：

表3

复	𠄎（〈尹誥〉簡2）、𠄎（〈耆夜〉簡3）、𠄎（〈芮良〉簡14）、 𠄎（〈祭公〉簡12）、𠄎（〈說命中〉簡6）、𠄎（〈說命下〉簡3）、𠄎（〈琴舞〉簡2）、𠄎（〈三壽〉簡21）
---	------------------------------------------------------------------------------------------

「乍」的「L」形中間的部件皆為兩豎筆與一橫筆，雖然〈芮良夫𠄎〉與〈周公之琴舞〉的筆畫位置些微差異，但整體而言仍是相似的筆法。

賈連翔將〈厚父〉、〈攝命〉兩篇置於〈尹至〉類書手中，但此二篇的「乍」形為「𠄎」（〈攝命〉簡19）、「𠄎」（〈厚父〉簡8）、「𠄎」（𠄎，〈厚父〉簡11），由此字亦可看出二篇與〈尹至〉類篇章非同一書手。

### (2) 風

「風」字，从虫凡聲，楚簡的「凡」字作二形：「𠄎」（包山簡137）與加了口形的「𠄎」（〈治邦之道〉簡1），此二形皆可見於〈尹至〉類書手的「凡」字。楚簡的「風」字則未見「凡」旁贅增的口形部件，皆作从凡从虫的「𠄎」（〈孔子詩論〉簡27）形，而〈尹至〉類書手不論是獨體字的「風」或是合體字的偏旁「風」，常在「凡」旁之下加口形，獨體的「風」字如：

「𠄎」（〈芮良〉簡21）、「𠄎」（〈金滕〉簡9）、「𠄎」（〈金滕〉簡

<sup>18</sup> 張峰：《楚文字訛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43。

13)、「𩇛」(〈三壽〉簡 5)、「𩇛」(〈三壽〉簡 9)

合體字的「風」旁如：

「𩇛」(颶，〈祭公〉簡 8)、「𩇛」(颶，〈祭公〉簡 8)、「𩇛」(颶，  
〈耆夜〉簡 7)

「風」从「凡」聲，楚簡的「凡」可作「凸」，是增添贅旁口形，但楚簡「風」所从的「凡」旁未見贅增口形部件，此種从凡、口、虫的「風」字(旁)僅見於〈尹至〉類書手的 12 篇簡文中，屬此書手的特殊字形。

## (二) 受底本影響的特殊用字習慣

「用字習慣」是指人們記錄語言時選擇用哪一個字(形體)來記錄哪一個詞(音義)的習慣，漢語文獻呈現出來的用字習慣是一個複雜的動態系統，不僅字與詞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對應關係，這種關係還會隨著時間、空間的推移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影響用字習慣的原因很多：地域國別、文獻性質、古書底本、書手等因素，〈尹至〉類書手所抄寫的 12 篇楚簡，文獻性質上皆為古書，在抄寫的過程中，會受到底本的影響，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發現這些底本有其用字的統一性。

目前已有一些單篇論文以及學位論文大範圍的討論清華簡書手的用字習慣，單篇論文例如李美辰以「假借」和「異體」兩方面整理清華簡四位書手的用字習慣，文中的書手甲即為本篇的〈尹至〉類書手，以{用}{然}{政}等常見字詞比較四位書手的差異性。<sup>19</sup>學位論文例如蘇娜整理清華簡壹至捌冊的字詞關係，對於一詞對應對字形的部份，分為異寫字、異構字、假借字、訛混字等因素。<sup>20</sup>此二篇皆是較大範圍的分析，本文著重討論〈尹至〉類書手在不同篇章多次以同一字形表示同一詞，<sup>21</sup>但有別於其他楚簡的用字習慣。

楚簡的文字形體、用字習慣會受到抄寫的底本影響，馮勝君指出「字形結構和用字習慣兩個方面入手，這兩項標準受書手的影響相對較小」，<sup>22</sup>若為齊系底本，其字形會出現齊系文字特徵，例如《郭店·唐虞之道》一般視為

<sup>19</sup> 李美辰：〈清華簡書手抄寫用字習慣探研〉，《漢語史學報》第 23 輯（2020 年 11 月），頁 150-157。

<sup>20</sup> 蘇娜：《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一捌）字詞關係研究》（濟南：濟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21 年）。

<sup>21</sup> 本文以出現兩篇以上篇章的用字習慣為討論重點。

<sup>22</sup>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頁 258。

齊系底本的竹簡，其「目」字作「𠄎」（簡6），即為齊系文字。用字習慣亦會受底本影響，馮勝君指出戰國楚簡文字表示「后」這個詞的時候，均寫作「句」，如：

𠄎郭緇 23 𠄎孔子 24 𠄎孔子 6 𠄎容成 28

而《上博一·緇衣》和〈唐虞之道〉卻都是用其本字：

𠄎上緇 12 𠄎唐虞 3

上博〈緇衣〉和〈唐虞之道〉表示「后」這個詞的時候，用字習慣與楚文字有別，即是受底本影響。<sup>23</sup>

〈尹至〉類書手書寫的 12 篇簡文中，可見以下幾種特殊的用字習慣：

### 1、受到國別影響

#### (1) {陟}

「力」字於〈尹至〉類書手抄寫的篇章中共出現八例，其中二例以「力」字表示 {陟}，另於〈周公之琴舞〉中則以力旁的「劦」字表示 {陟}：

〈金縢〉簡 7：「武王力（陟）」。

〈說命上〉簡 2：「傳說方築城，騰降踊力（陟）」。

〈周公之琴舞〉簡 2「劦（陟）降其事」。

〈金縢〉簡 7：「武王力（陟）」，整理者即指出「力」為來母職部，可讀為端母職部之「陟」。<sup>24</sup>但在《清華壹》出版之前，楚簡未見此二字相通的例證，因此學者對於此說爭論，曾有讀為「沒」、「崩」或讀為本字的意見，<sup>25</sup>而後蘇建洲師指出《清華貳·繫年》簡文有「武王陟」的詞例，可證《清華壹》整理者的說法無誤。<sup>26</sup>

〈說命上〉簡 2：「傳說方築城，騰降踊力（陟）」，此處的「力」字為張富海改讀為「陟」，張文指出簡文「騰降踊陟」，是說傳說築城時跳躍下來，

<sup>23</sup>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頁 302。

<sup>24</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 160。

<sup>25</sup> 學者相關說法見黃澤鈞：《〈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金縢、祭公〉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頁 159-160。

<sup>26</sup> 網名「海天」（蘇建洲師）：《〈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金縢〉研讀札記》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44>，發表日期：2011 年 3 月 31 日；瀏覽日期：2011 年 4 月 3 日。

又跳躍上去，而不是一步一步走著上下，狀其辛勤勞苦，十分生動鮮明。<sup>27</sup>此說已得到學界的共識。

〈周公之琴舞〉簡 2「劦（陟）降其事」，整理者認為「劦」，从力聲，讀為「陟」。<sup>28</sup>李守奎指出「陟降」在古書中大都是指祖先神靈在天地之間升降往來。<sup>29</sup>沈培指出「事」讀為「使」，訓為「使者」，「陟降其使，俾監在茲」指天派遣日月作使者，讓它們去人間監察。<sup>30</sup>季旭昇師引高亨《詩經今注》指出「陟，升也。厥，其也，指上帝。此句言上帝派他當使者升降於天地之間」。<sup>31</sup>

陳劍師依據楚簡用例，將〈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的「力」字也改讀為「陟」，認為此「力」字「讀為陟」，究其實，就是屈原當時所用楚文字的特殊用字習慣，在漢人重新整理時，因已不明此，故未被改為當時一般所用的「陟」字。<sup>32</sup>陳劍師認為這是戰國楚國的用字習慣，屬於受到國別底本影響的用字習慣，只可惜目前僅見〈尹至〉類書手書寫的篇章。

〈尹至〉類書手的「力」字（力旁）的用字習慣為：

A、力量之{力}：

〈說命中〉簡 3：「惟相之力勝」

〈芮良夫毖〉簡 11：「聖智勇力」

<sup>27</sup> 張富海：〈讀清華簡《說命》小識〉，發表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主中心主辦：《「簡帛文獻與古代史」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會議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2013年10月19日-20日），頁74。後收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簡帛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42。

<sup>28</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135。

<sup>29</sup>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1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11。

<sup>30</sup> 沈培：〈《詩·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一）〉，發表於中國文字學會主辦、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承辦：《中國文字學會第七屆學術年會會議論文集》（長春：吉林大學，2013年9月20日-23日），頁738-739。後收於〈《詩·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327-357。

<sup>31</sup> 季旭昇：〈《毛詩·周頌·敬之》與《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作敬毖》首篇對比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主辦：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董作賓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11月22日-24日），頁34-38。

<sup>32</sup> 陳劍：〈結合出土文獻校讀古書舉隅〉，《首屆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大學，2016年6月20日-21日），頁37。

〈芮良夫毖〉簡 13：「亟爭獻其力」

〈芮良夫毖〉簡 14：「用有聖政德以力及作」

〈殷高宗問於鄭壽〉簡 16：「揆中水衡，不力」

〈殷高宗問於鄭壽〉簡 16：「冒神之福，同民之力」

B、通假為{陟}：

〈金縢〉簡 7：「武王力(陟)」。

〈說命上〉簡 2：「傳說方築城，騰降踊力(陟)」。

〈周公之琴舞〉簡 2「劭(陟)降其事」。

(2){亳}

〈尹至〉類書手抄寫的 12 篇竹簡中，共出現八次「白」字，其中六次用作本字，詞義為顏色字，詞例皆為「白兔」(見〈赤鵠之集湯之屋〉簡 11、13、14、15)，其餘兩次將「白」讀為「亳」，見《清華壹》的〈尹至〉與〈尹誥〉兩篇，整理者李學勤即指出〈尹至〉與〈尹誥〉形制、尺寸相同，字體風格也出於一手，兩篇為同時書寫，<sup>33</sup>此二篇的用字習慣與底本有關。

〈尹至〉與〈尹誥〉的用字習慣相近，整理者指出〈尹至〉詞例「自夏徂亳」與《國語·楚語上》的「自河徂亳」相似，「白」與「亳」是同為並母鐸部的雙聲疊韻字，因此可以通假，〈尹至〉與〈尹誥〉兩篇皆使用「白」表示{亳}，目前為止(2022年8月)仍是唯二的兩個例證。

學者對於「亳」字形體有不同的解釋，<sup>34</sup>其中郭永秉指出至今尚未在古文字中確切找到「亳」字，並認為「亳」是由「京」字分化出來的，但在補記中提及〈尹至〉以「白」讀為「亳」的例子，可證明戰國時期的殷都已被稱為「亳」了。<sup>35</sup>「亳」於傳世文獻中皆用作地名，王國維指出「薄為宋宗邑，尤足證其為湯所都。然則此北亳者，于春秋時為亳、為薄，於兩漢為薄縣，晉時縣治雖廢，而尚有亳城。若南亳、西亳，不獨古籍無徵，即漢以後亦不見有亳名。」<sup>36</sup>「亳」字作地名時，即等同於「薄」，鄒衡羅列關於湯都亳的先秦文

<sup>33</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 127。

<sup>34</sup> 李維明：〈鄭州出土商周時「乇」聲字辭與湯亳探尋〉，《故宮博物院刊》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5-11、156。趙平安：〈「京」、「亭」考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13 年 7 月)頁 87-92、169，後收於氏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頁 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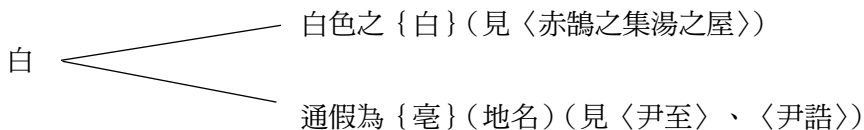
<sup>35</sup> 郭永秉：〈「京」、「亭」、「亳」獻疑〉，《出土文獻》第 5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頁 148-162。

<sup>36</sup> 王國維：〈說亳〉，《觀堂集林》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521。

獻，其中《孟子·滕文公下》《墨子·非命上》《荀子·正論》《荀子·王霸》《戰國策·楚策四》《淮南子·泰族》等用「亳」字，而《逸周書·殷祝》《墨子·非攻上》《荀子·議兵》《管子·輕重甲》《呂氏春秋·具備》等為「薄」字。<sup>37</sup>《古字通假會典》收錄了「亳」與「薄」字相通的例證，如《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冬會于薄。」《史記·宋微子世家》中將「薄」作「亳」，《左傳·哀公四年》：「亳社災。」《公羊傳》將「亳」作「薄」。<sup>38</sup>表示兩個字是雙向通假的關係。

有學者認為「亳」的本義即為「薄」，<sup>39</sup>此說當然還需更多的例證才可證明，就字形結構來看，「亳」還是與「京」字較為相關。與「薄」字關係密切的字為「白」，「亳」、「薄」與「白」三字皆為並紐鐸部字，殷寄明指出「白」與「薄」有同源性質，其一是二字皆有「淡」意，指出色、味淡皆稱為「薄」，如宋玉的〈神女賦〉序：「嬋被服，悅薄裝，沐蘭澤，含若芳。」色、味不厚、不濃稱為「淡」，有形物不厚則稱為「薄」，从「白」的文字具有「淡」的意思，為白聲的公共義。其二是二字皆有「逼近」義，如《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孔穎達疏：「薄者，逼近之意。」《楚辭·九章》：「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洪興祖《補注》：「薄，迫也，逼近之意」。<sup>40</sup>可見「薄」與「白」為同源字，而古籍中「亳」與「薄」互用，〈尹至〉類書手則保留了「白」與「亳」相通的例證，楚簡的「白」為常用字，除了〈尹至〉與〈尹誥〉之外，未見以「白」表示地名{亳}的用字習慣，但若以「薄」、「白」為同源字的角度來看，古籍中「亳」、「薄」互用無別，楚簡以「白」表示「亳」也是合理的。

〈尹至〉類書手以「白」字表示{亳}，為楚地的特殊用字習慣：



<sup>37</sup>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185。

<sup>38</sup>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909。

<sup>39</sup> 任乃宏：〈先商時期之「八遷」路線新探——以對「湯始居之亳」之考察為中心〉，《地方文化研究》第1期（2021年2月），頁1-9。

<sup>40</sup>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45-346。

## (3) {舉}

《清華壹·耆夜》有兩個詞例作「夜爵」與「耆夜」，裘錫圭將「夜」讀為「舉」，文中引用曾侯乙墓以及葛陵楚簡的資料，指出「夜」與「輿」聲相通，因此「夜」亦可讀為「舉」。<sup>41</sup>楚簡用來表示{舉}這個詞的有二形：「𠄎」（𠄎，《清華柒·越公其事》簡43）與「𠄎」（𠄎，《上博三·仲弓》簡7），用字習慣頗為固定。

學界基本上皆認同裘錫圭將「夜」讀為「舉」的論證，除了葛陵簡的例證之外，《上博三·周易》簡38「暮譽有戎」的「譽」字，帛書《周易》以及今本《周易》皆讀為「夜」，《上博三》整理者即將「譽」讀為「夜」。<sup>42</sup>「與」聲與「夜」聲在古音上通假沒有問題，但用字習慣較少見，是楚系底本特有的用字習慣。

## 2、特殊的通假字

## (1) {築}

〈尹至〉類書手出現兩個表示{築}這個詞的字，皆作「笄」，見：

〈金滕〉簡13：「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復笄（築）之」。

〈說命上〉簡2：「說方笄（築）城」。

〈金滕〉的「笄」字，整理者原讀為「筑」，<sup>43</sup>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改讀為「築」，<sup>44</sup>黃人二、趙思木認為此字應从土竹聲，並指出《說文》「築」之古文作「𡇗」，亦從土得義。<sup>45</sup>陳民鎮、胡凱指出《說文》云：「築，搗也。」《釋名·言語》云：「築，堅實稱也。」指搗土使堅實也，認為〈金滕〉的「笄」字亦當從此，此處的「笄」指訓為搗土。<sup>46</sup>陳劍

<sup>41</sup> 裘錫圭：〈說「夜爵」〉，《裘錫圭學術文集 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35-539。

<sup>42</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87-188。

<sup>43</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158。

<sup>44</sup>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金滕》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44>，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瀏覽日期：2011年4月3日。

<sup>45</sup> 黃人二、趙思木：〈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書後（二）〉，「武漢大學簡帛網」，參見：[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6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69)，發表日期：2011年1月8日；瀏覽日期：2011年1月10日。

<sup>46</sup> 陳民鎮、胡凱集釋，陳民鎮按語：〈清華簡《金滕》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師則認為此處的「築」指築大木之根。<sup>47</sup>〈說命上〉在描述傳說的故事，整理者即指出此處對應《墨子·尚賢》：「傳說『庸築于傅巖之城』」。《孟子·告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sup>48</sup>故此簡的「竺」讀為「築」，學者皆無異說。

楚簡用來表示{築}這個詞的字形有三種字形：<sup>4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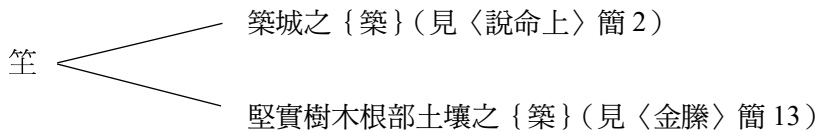
「竺」：九店簡 M56.13 貳：「竺（築）室」

「管」：《郭店·窮達以時》簡 4：「板管（築）」

「簞」：《上博二·容成氏》簡 38：「簞（築）為璿室」

「竺」即形聲字，「簞」字構形與《說文》古文的「築」字同，李春桃對此形體的分析為「因鑄造工事要以土為材料，故增添土為意符」。<sup>50</sup>「管」即「簞」字的省體，〈尹至〉類書手的「竺」从土竹聲，更加強調建築前需搗土變堅實的字義，屬於會意兼形聲。

〈尹至〉類書手的「竺」字出現兩次，於用法上仍有細微的差異：



## (2) {孺}

戰國楚簡基本上皆以「乳」字表示{孺}，此種用字習慣見於《清華壹·楚居》、<sup>51</sup>《清華貳·繫年》、《清華陸·鄭武夫人規孺子》三篇，以「乳」表示{孺子}合文，《上博三·周易》也以「乳」字表示{需}卦的卦名。<sup>52</sup>除

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gwz.fudan.edu.cn/SourceShow.asp?Src\\_ID=1658](http://www.gwz.fudan.edu.cn/SourceShow.asp?Src_ID=1658)，發表日期：2011年9月20日；瀏覽日期：2011年9月25日。

<sup>47</sup> 陳劍：〈清華簡《金滕》研讀三題〉，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45，注釋3。

<sup>48</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頁123。

<sup>49</sup> 馮勝君整理古文字出現的「築」字，可參看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頁259-240。

<sup>50</sup>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53。

<sup>51</sup> 趙平安：〈釋戰國文字中的「乳」字〉，《中國文字學報》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51-55。

<sup>52</sup> 網名「陳爻」（陳劍）：〈竹書《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試解〉，「簡帛研究網站」，參見：<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171>，發表日期：2004年4月29日；瀏覽日期：2012



了戰國楚簡之外，郭永秉指出璽印、陶文、銅器銘文幾乎全部都是以「乳」表示{孺子}合文。<sup>53</sup>趙平安指出戰國文字中的「乳」字可分六國與秦系兩類，不論哪一個國別皆是以「乳」表示{孺}，顯示以「乳」表示「需」聲之字是不受國別、文字載體的影響。

〈尹至〉類書手所見的底本用字習慣則不同，〈金滕〉與〈周公之琴舞〉詞例為：

〈金滕〉簡 7：「公將不利於需（孺）子」

〈周公之琴舞〉簡 7：「需（孺）子王矣」

此二例是楚簡目前所見唯二以「需」聲表示{孺}的用字習慣，這與{孺}這個詞的用字習慣不合。

楚簡的「需」字，除上引〈金滕〉與〈周公之琴舞〉，另有以下幾例：<sup>54</sup>

〈容成氏〉簡 2：「侏需（孺）為矢」

〈周易〉簡 57：「需（孺）有衣絮」

〈周易〉簡 57：「需（孺）其首」

此三例皆為假借字。用作本字的「需」見《清華拾·四時》的 7 例，例如簡 2「玄維乃需」，整理者認為此處的「需」表示等待。<sup>55</sup>楚簡的「需」字可讀作本字或是通假為「需」聲的文字，此種通假例證不論傳世文獻或是出土文獻皆常見，<sup>56</sup>〈尹至〉類書手以「需」用以表示{孺}在通假上毫無問題，但以「乳」字表示{孺}是不受任何書寫材料限制的用字習慣，而〈金滕〉與〈周公之琴舞〉則以形聲偏旁的「需」字表示，雖與其他材料的用字習慣不同，「需」即為「孺」的聲符，通假形式更為直接。

年 3 月 17 日。

<sup>53</sup> 郭永秉：〈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釋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13。

<sup>54</sup> 另見〈子儀〉簡 18：「需𠄎」，但此詞例中的「需」如何釋讀，目前尚未有定論。

<sup>55</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 年），頁 132。

<sup>56</sup> 參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頁 343-345。白於藍編：《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245-246。

## 四、小結

本文依據〈厚父〉與〈攝命〉的文字構形與〈尹至〉類書手進行比較，認為此二篇應該排除於〈尹至〉類書手之外。在文獻傳抄的過程中，文字基本上皆會受到底本的影響，但〈尹至〉類書手所抄寫的12篇簡文中，保有其書手個人特色，例如「畢」形皆訛寫作「異」，「越」字所從的「戈」皆訛作「弋」等。文字保有個人特色之外，抄寫篇章仍是受到底本的影響而出現特殊的用字習慣，例如皆受到楚系底本影響而出現以「力」表示{陟}、以「夜」表示{舉}。

〈尹至〉類書手是罕見書寫如此多篇竹簡的書手，其書手特色的研究價值甚高，若未來清華簡公布的竹簡仍有〈尹至〉類書手的作品，可對於楚簡書手的特色以及文獻價值帶來更多的研究方向。

## 徵引文獻

### 專著

- 白於藍編：《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
-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 張峰：《楚文字訛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
-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賈連翔：《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為中心》，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2013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國維：〈說亳〉，《觀堂集林》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任乃宏：〈先商時期之「八遷」路線新探——以對「湯始居之亳」之考察為中心〉，《地方文化研究》第1期，2021年2月。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1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清華簡的形制與內容〉，《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李松儒：〈清華簡書法風格淺析〉，《出土文獻研究》第13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再論〈祭公〉與〈尹至〉等篇的字迹〉，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新出兩冊清華簡的書寫與書風〉，《中國書法報》第006版，2020年8月。  
李美辰：〈清華簡書手抄寫用字習慣探研〉，《漢語史學報》第23輯，2020年11月。  
李維明：〈鄭州出土商周時「乇」聲字辭與湯亳探尋〉，《故宮博物院刊》第1期，2010年1月。  
沈培：〈《詩·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西周金文中的「繇」和《尚書》中的「迪」〉，《古文字研究》第2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郭永秉：〈「京」、「亭」、「亳」獻疑〉，《出土文獻》第5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 ：〈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釋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陳劍：〈清華簡《金縢》研讀三題〉，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裘錫圭：〈說「夜爵」〉，《裘錫圭學術文集 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賈連翔：〈清華簡九篇書法現象研究〉，《書法叢刊》2011年第4期。
- ：〈清華簡九篇書法現象研究〉，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編：《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收於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3輯，成都：巴蜀書社，2021年。
- 趙平安：〈釋戰國文字中的「乳」字〉，《中國文字學報》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 ：〈「京」、「亭」考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3年7月。
- ：〈談談戰國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以清華簡《厚父》為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京」、「亭」考辨〉，《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 羅運環：〈清華簡（壹—參）字體分類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13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 會議論文集

- 李守奎：〈清華簡的形制與字迹〉，發表於法蘭西學院主辦：歐洲中國出土寫本研討會，巴黎：法蘭西學院，2012年7月3日-6日。

李松儒：〈再論〈祭公〉與〈尹至〉等篇的字迹〉，發表於復旦大學主辦：「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年12月12日-13日。

沈培：〈《詩·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一）〉，發表於中國文字學會主辦、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承辦：《中國文字學會第七屆學術年會會議論文集》，長春：吉林大學，2013年9月20日-23日。

季旭昇：〈《毛詩·周頌·敬之》與《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作敬毖》首篇對比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主辦：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董作賓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11月22日-24日。

張富海：〈讀清華簡《說命》小識〉，發表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主中心主辦：《「簡帛文獻與古代史」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會議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2013年10月19-20日。

——：〈讀清華簡《說命》小識〉，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簡帛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陳劍：〈結合出土文獻校讀古書舉隅〉，《首屆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大學，2016年6月20日-21日。

賈連翔：〈清華簡《四告》的形制及其成書問題探研〉，發表於中國美術學院主辦：「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西湖論壇，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21年2月29-30日。

——：〈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出土「書」類文獻研究高端學術論壇論文集》，重慶：西南大學，2021年3月27日。

### 學位論文

王永昌：《清華簡文字與晉系文字對比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18年。

李松儒：《郭店楚墓竹簡字跡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8年。

黃澤鈞：《《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金滕、祭公》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蘇娜：《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捌）字詞關係研究》，濟南：濟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21年。

#### 網路資料

陳民鎮、胡凱集釋，陳民鎮按語：〈清華簡《金滕》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58](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58)，發表日期：2011年9月20日；瀏覽日期：2011年9月25日。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金滕》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44>，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瀏覽日期：2011年4月3日。

黃人二、趙思木：〈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書後（二）〉，「武漢大學簡帛網」，參見：[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6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69)，發表日期：2011年1月8日；瀏覽日期：2011年1月10日。

網名「海天」（蘇建洲師）：〈《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金滕》研讀札記〉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44>，發表日期：2011年3月31日；瀏覽日期：2011年4月3日。

網名「陳爻」（陳劍）：〈竹書《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試解〉，「簡帛研究網站」，參見：<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171>，發表日期：2004年4月29日；瀏覽日期：2012年3月17日。

蘇建洲：〈關於《繫年》第四章的「秦異公」〉，「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5256>，發表日期：2011年12月4日；瀏覽日期：2011年12月20日。